

静下来了。我们深入那片水域里正在弥漫的白光,把那些声音的翅膀从高潮的天际收回,用尽可能悠长的姿势倦伏在夜色边缘,目送万籁归鸟般撤离听觉。

向源头靠拢,就连大地的呼吸也不例外。那些奔跑的露水与大气交换了比重,任你夜幕抬高,高到足以放飞成千上万的花瓣接住怒放蹄声,直达生命的起点。

在源头,痉挛替代了风暴,被蠕动驯服的波涛,让天空绷紧大海的力度。

在源头,一个东方女子捧着一朵初冬的雪在颜色里受孕,用蓝,临摹繁星们的初夜。

想起那些玫瑰,总不断被情绪更改花期。溯源的路途,植物不再关心季节的命题,当阴阳携手之后,世界被诱人的色彩填满。此时,怎样的文字能为你的眼神命名?

用一千次沐浴为一袭芳香进行,迎面而来的还是花的气息。是谁,蛊惑那些业已收敛露滴的潮水在意识里转身,跟随着芳香汹涌澎湃启程?

这是溯源的路途,你让桃花与玫瑰合谋,为每一种夜晚的险象环生埋下伏笔。

你可,却如此轻描淡写,告诉我,你只是盗来了阿尔卑斯峰顶的一朵新雪,在沿途种植一些星光蓄水,营造一次晶莹剔透的旅程。

光芒在你采摘江水的瞬间苏醒,从高处撕开夜幕。一片曙色挣脱时光舌尖上的毒,从黑暗中分蘖黎明的枝叶。

为那些失踪的鸟鸣备好嫩芽上的露珠,植物们纷纷睁开躲进根里的眼睛。

纵然那是一座匍匐在肉体上的都市,到达此时,你的眼神却渐渐褪去狐媚,把昨夜捕获的江水在画布上摊开,调出两个人经营始源所孕育的色彩。

橙色携带火种,霉绿色绵延肥沃的大地,而那些隐隐约约游走的乳白水滴,让一切种子气息氤氲,在季节里媾和阴阳的呼吸。

正如地中海、爱琴海边上岸的欧罗巴,沿着逻辑斯路径回到始基,宣布万物同源。

抵达源头,失散千年的两朵雪花在一条江里戏水,在你的色彩里相相相知。

相爱,在这里将重新开始。  
只是单细胞们还在薰衣草的香气中酣睡,紫

藤花与玫瑰缓慢地分泌着竞艳的光泽。

这是你需要还原的状态。用梦,消弭沿途的不安、躁动、渴望与孤独。

是的,这是梦的色彩,性的色彩、灵魂的肌肤和吐息。

删除那些凡尘的想象,包括一切声音、图形、肌肤的触感、视觉的观感,只调遣意念让心灵与呼唤裸奔。那样,一朵桃花的行踪,也能为你找到我为你备好的这口清澈的水潭。

你想对世界如是说。所以,你用色彩蔑视一切文字的表白。

等待着,哪一夜月光的水滴,彻底掀开十万亩牡丹的盖头。

只有你,能够给我如此透明的火焰。

你的声音如泣如诉,缠绕着满潮的月色。月色撒开四肢,朝着你的声音狂奔。

这里是源头,没有黎明,也没有方位。声音无始无终,月色无边无际。只是黄昏星与启明星,男人与被追赶的太阳,被推动的石头与峰顶……这一切关系还在。正如你的声音在,月色就在,潮水就在,火焰就在。

一个帝王在妃子的身上驾鹤西归,还有许许多多帝王仍然抱着炼丹炉入梦。

这就是你给了我这团火焰的理由?这是源头的火焰,让我只增不减,只涨不消,只生不死;让我们反复确认的相遇消弭时间,直到为我敞开的空间归零。

是的,只有如此透明的火焰,彼此的生命才能天衣无缝。

大海在一场酣畅淋漓的涛声过后重新恢复辽阔,岸上还没有灯火,一阵风的转身提醒我们天地已经剥离。时间嫩芽般爬出水面,星光刚长出绒毛,还不能结伴飞翔。

这是最安静的时辰,就连我们紧扣的十指也不再呢喃。

湛蓝,这就是你要揭秘的第五元素?

此时,雨应该正在临近,而火也在星光的羽翼里准备动身。当太阳从地平线上辉煌走来,第五元素将从这些湛蓝的躯体里现出真身?

如果这样,那些在源头重新被孕育的人类,每个都应该是你合格的情人。他们从此懂得爱,懂得万物不是尤物,不是为了承受毁灭而降生。

那么来吧!让我们在天地之间站立,峰峦般

抱紧,尚未挂起树叶的裸体沐浴于干干净净的阳光,以花朵的姿态,重新开始芳香四溢的吻。

## 走向净界

走向净界的人不需要关心什么时候走进净界,也许净界根本就不存在。

应该是黄昏,所有的残垣颓壁都企图隐藏自己的真实,然而,一切反而显得耀眼的鲜明。

经过的路途已经不重要了,被夕阳拉长的影子暴露了夕阳的方位,犹如此时精神的朝向注定总是在前方,抑或明媚的内心,那里一定是人迹



# 返源

(组诗)

□灵焚

消隐的地方。

那里也许只是一片废墟,生命经历过的苦难,一场战争与杀戮的历史还会在无风的夜晚幽暗地回响。透过每一段墙垣,每一勺月色,曾经把情感给过我们的女人们目光凄楚,僧侣们的祷告泉水般在心灵的每一瞬缝隙里流动,发出透明的声响。

也许净界在我们走向她的时候就已经敞开,让我们每一步踩在自己的往事上,一切的恐惧与留恋都顺着垂下的手臂,滴落满地的影子。当我们走进净界的那一刹那,她将完美无痕。

那时,世界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夕阳,渐渐地在草叶上凝聚成一滴晶莹剔透的月光。

## 黄昏,也是黄昏

黄昏的寂寞可以在一支烟的过程里完成。  
而一种似乎被谁呼唤着的意识忽如一抹斜

真正的散文总是有自己的节奏的。  
散文的节奏首先要作者在行文时,每个句子都要写得流畅好懂,使读者一目了然。  
一本书不应当让读者看不下去,弄得他们只好自己来调整文字的运动,调整文字的节奏,使之适应散文中某个段落的性质。  
——[俄]帕乌斯托夫斯基《金蔷薇》

# 生命的另一页风景

□郭保林

我曾以历代文人墨客为题材写过一部《千古墨客》专题文集。中国传统文人多是儒道兼容的,进则用世,退则遁隐。居庙堂之高则运用儒家学说,经国济世;处江湖之远,则放浪情怀,徜徉山水,亦或出入秦楼楚馆,勾栏瓦肆,寻找肉体 and 精神的刺激,麻木神经未梢,或将一腔都垒和才情倾泄在灯红酒绿的游宴上。他们的傲岸狂浪、情感的敏弱、灵魂的骚动、梦极无涯的浪漫,既张扬了桀骜不驯、放荡不羁的个性,也暴露了他们人格道德的缺失。他们的诗词歌赋,记录了个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苦难的人生经历,也展示了他们生命的另一页风景。

我所力求的历史散文写作,是还原历史的真实,还原人物的真实面貌,披露鲜为人知或“正史”回避的情节和细节。我在历史中徘徊,在时光幽深的隧洞里追循,采摘他们生命闪光的同时,也不涂抹人格的污渍,在介绍他们文学成就时,也鞭挞他们灵魂深处的鄙陋。

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,这是诗仙李白对人生及时行乐的感悟,实际上是情极悲愤的狂放之语。贵族后裔、公子哥杜牧“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倖名”,诗酒风流,放浪形骸。至于李商隐“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相思一寸灰”,倾诉积愆,则有相思成灰的悲伤。才华横溢的柳永,身处长层,不也发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销得人憔悴”吗?苏东坡创作视野宏阔,想象力奇特,词章“倾荡磊落,雄奇清峭,如天风海雨”,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气概,也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的悲辛酸楚。这些文人墨客也是饮食男女,也有七情六欲,他们的感情更浓烈、更细腻、更丰富、更浪漫、更诗性,他们的灵感和才情更易迸发和燃烧。他们的绝代华章,最初发表园地也许是勾栏瓦肆的墙壁或妓女的衣襟上、素帕上。深邃的人生感悟、深刻的生命体验、抑郁或狂放的情感,在与妓女交往中,在狂饮浪醉诗酒佯狂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
这些文人墨客人生遭际不同,个性不同,都有极其光彩的一面,但山愈高,阴影愈长。他们在高蹈与进取之间,在逍遥和畅谈之际,在痛苦和欢欣摇曳之中,或放歌、或浅唱,都有切入肌肤的情感,都蕴含着人生的温馨和生命的苦澁。当然也有诗人酒肉狂逐,寻求作乐,以御戏女性为乐,他们人格的卑劣、道德的低下、情感的虚伪,也诟病于后世,而他们的优秀作品判若云泥。文学史常常以“贤者讳”而省略了,留给后人的只是辉煌,而不是龌龊。就说李白吧,后人心目中,他是个轻狂轻财轻诸侯的狂妄之士、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,现实中的李白却是“官迷”,四处跑官、耍官、弯腰低眉事权贵,他的人生理想是做朝廷重臣,和皇帝共商国事,自诩有“管、晏之术”。白居易青年时代尚有关心民瘼、同情百姓疾苦、揭露社会黑暗的正义感和良知,但当 he 身居高位,也有腐败、贪婪、好色、奢靡的一面。

写在纸上的历史鲜有真实感。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,首先是历史书籍撰写者的历史,带着他们的体温和情感,或剪裁、或缝合、或过滤,取决于作者爱好和价值。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。历史是一笔永远难以厘

清的糊涂账。在历史散文写作中,我尽力通过文人墨客的生命历程、诗词文赋和时代背景,进行一番梳理和整饬,还原他们真实的人生,还原他们鲜活而丰富的人物个性,不虚美,不隐恶,实话实说。

为写好他们人生另一页风景,几年来,我不仅坐在图书馆翻阅大量的资料和人物传记,更多的时间走出去,拜谒他们的墓园,寻访他们的故乡,游览他们生前所、贬谪之地,参观纪念馆,追寻他们的踪踪、遗迹,或访问地方史专家,采撷他们的风流韵事、轶闻趣话,撷拾他们散落在山野和民间的新章残简,努力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,感悟人物的鲜明个性,体悟他们苦难的人生和跌宕的命运。

我始终认为,历史文化散文首先是散文,它应具备一切文学散文的艺术特质,诗意的、哲理的、语言的、细节的、抒情的等等。历史文化散文不应当是史学家的论文或者学者的札记,它应该侧重历史时空想象性的描绘,侧重对历史文化内涵的理性辨析,写历史人物更应该走进历史深处,走进思想深处,触摸历史人物的脉跳、心灵的悸动,通过对历史事件、人物性格、人生际遇的梳理、考证,做出完整的、公正的评价,作品追求的并不是历史概念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,时时想到这是文学,是艺术创作。

这些年,我在真散文中开始追求理性思考,以期完成个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承担。因此在创作中,始终保持鲜明的思想主体意识和抒情主体意识,置身于自己所述的历史时空和历史事件中,写自己所思所感,写自己的心灵,努力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审视,探索他们的生存环境、个人遭遇以及精神生活的空间,还原他们真实的生活面貌,复原真实的面貌。

写散文就是写自己,写自己的喜、怒、恨、爱,写自己的感悟和人格的向往。写自己就是写自己心灵受到震颤,无论是爱和恨,必须触及到自己的灵魂,否则只能写出冷冰冰的学术论文。

没有历史的厚重感不成其为历史文化散文;没有充满激情的人文关怀,写不出感人至深的文化散文;没有对散文情韵的追求,没有把文化散文当作美文来对待,就写不出血肉丰满、富有真情实感的散文。  
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典籍浩如烟海,人物繁如星辰,若抓住了代表性的事件,也就能窥到中国文化的一斑。当然这需要作者思想的睿智、创作的激情、深刻的思辨、哲学的批判。我本来不是文化学者,却挣扎着、奋搏着,力不从心地将在文化的魅力、文化的本质,在解读和诠释中得到时代性的彰显。

一部文学史、艺术史是许多诗人作家血泪斑斑的苦难史,也是许多成功者生执著追求、至死不渝的精神奋斗史。写作是精神性的,是艰难的创造,因为人生是蕴含着苦难和眼泪的。

在当下芜杂喧嚣的社会,人们需要一种安静,需要精神的芳草地,需要语言美、文学美、人文美、精神美的陶冶。散文写作需用平静虑去浮躁,用高雅涤去庸俗,用诗意温暖人们的灵魂。



秋之奏鸣曲 许淇作

小时候问妈妈:“我是从哪儿来的?”  
妈妈说:“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”  
“骗人骗人骗人……”

邻居二婶在旁边,她煞有介事地说:“真的!你猜你小拇指头为啥少一关节?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时摔断的。”

我一看,左手小指果真少一关节。我问妈妈:“真的?”

妈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,叹口气,仰脸望着天发呆。

妈妈和二婶一块儿出门了,我却继续用劲儿地想:宽敞的灌河滩上那么多石头,我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?还有,我原来在石头缝里是干什么的?既然钻出来为什么不选个有钱的好人家呢?像邻居小刚的爸妈,都有工作,过节的时候能吃白馍。我怎么摔断指头非来这儿,一个过年也难见到白馍的家庭呀!

记得上小学一年级,妈妈找熟人从县副食品加工厂买回来一点儿米糠饼干,我先饱餐一顿,然后又悄悄地往书包里装了七八块,想拿学校向同学们炫耀。记得回家门不远,妈妈便追来了,我急中生智,忙钻进路旁一个土坯垒的男厕所,想着妈妈是女的,不敢进,谁知道她毫无忌讳,干脆一步不停地追了进来,将我书包里的米糠饼干全部掏出,一片不留。我气得把书包顺地拖着,边跑边扭头责怪妈妈。

傍晚放学到家,刚放下书包,妈妈就叫我跑到院里,又从门后的扫帚上抽出一根棍,站在我身边,板着脸,问:“为啥把饼干偷偷往学校拿?”

“你呀,妈托人买这一点儿米糠饼干,为的是后天过八月十五。你先吃一半就算了,又偷偷往外拿。你说后过节咱们吃啥?你知道吗?到现在为止,你爸和我连一块儿还没舍得尝哩……”

我一怔,什么?这么香的东西,爸妈还没吃一块儿?

妈妈叹口气道:“想给同学们尝尝——也行,不追究了!但是,你得说清,跟谁学的骂人?还骂得那么难听!”

我撇着嘴,不吭声。

“说!今后还骂人不骂?”

我仍不回答。

妈妈扬起小棍,提高了嗓门:“再不

应腔我就抽你啦!”

我突然站起,抱住妈妈的腿,哭着喊着:“我到底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?你赶快还把我送到那个石头缝里去!我是不想跟你这号妈过啦!我的同桌小琳过节了都能吃白馍,咱们过节吃的啥呀,米糠饼干!我是不想跟你过日子了,妈,我非回石头缝里不行……”

妈妈一动不动地发呆,手中的小棍轻轻地落下了。

我继续哭闹。

妈妈突然一把将我推开,声音打着颤儿:“你走!想去哪儿去哪儿!我知道,你当初就没看中这个家!”

## 小 指

□李栓成

道,你当初就没看中这个家!”然后抹着眼泪进了屋。

我马上停止喊叫,停止哭闹,“你当初就没看中这个家”——这“当初”是什么时候?难道我来到人间就会说话?我怎么没一点儿印象?

长大后我曾问过两次,妈妈总是脸一沉,很斩截的回答:“你调皮,摔断的。”我又想起儿时妈妈那句很奇怪的话——“我知道,你当初就没看中这个家。”直觉告诉我,这背后似乎有段故事。

把米糠饼干作为节日佳肴的日子随着童年一块儿消失了,吃白馍、吃肉、吃高级饼干点心已经是很稀松平常了。但,妈妈却患上食管癌,一发现就是晚期。

那是个冬天的夜晚,北风狂啸,干冷干冷,我到床前跟妈妈说:“今晚后夜班,我得走了。”

妈妈颤抖着瘦骨嶙峋的手,向我伸来,嘴唇也在抖动。

我忙把耳朵贴到她嘴边。

妈妈说:“别……别走了,今晚陪……陪我吧,妈有……有话跟……跟你说……”

清晨,轻声说出:思念

## 重阳·远方

就当你是我要思念的那个人。

这样,也许适合跟你说说故乡、季节以及茱萸和远方。  
季节又重阳了,颓败的垂帘之外,今年的黄花正忙着减肥。瘦了的只是你的行踪,总在服务区之外,或者是我的手机出了故障?

天空越来越远了,而心情却一低再低,这一天,人们期待着阳气伸出的双手,能够抱起一座城市的喘息,与愿望一起登高。让心情,打开一片远方。

城市化的表情。信息化的脾气。全球化的性格。  
天涯就在身边。即使有亲朋好友远游,也在手机那一边、QQ那一边、SKY那一边……随时挤眉弄眼,两情何止朝朝暮暮?

那么,拿出什么用来回忆?应该思念谁?有谁是异客,至今独在异乡?

登高?居住的楼房并不低,或者Office座落大厦的高层,远方就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。临窗万家灯火,开门车水马龙。

现实,已经没有了远方。

然而,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节日,找一个人来思念,把心情流放到异乡?

入秋了,几盆黄花,一杯薄酒,从典籍里请来那个种菊的人,共度心意意偏的一晌时光。

偶尔约上三两好友,权且找一间咖啡厅,或者一处僻静的茶楼。过往的日子都在就座,iphon的铃声却仍然不停地响。

呼唤谁?要被谁呼唤?刹那间的恍惚,判断与错觉纠缠不清。

究竟是谁的远方?

等待着佳节又重阳。

等待着手机的配置迭代升级。

而接收的信号却一弱再弱,要思念的那个人一直在服务区。

重阳节,我们习以为常地借口相聚,见面时各自会意一笑,临别时,道一声天凉好个秋。

不是强说愁,胜似强说愁。

自己成了自己的异乡。

團  
結  
湖